



喊着“万物皆可说唱”的口号，B站音乐综艺节目《说唱新世代》再次打破了说唱与普通人之间的高墙。这档节目让很多人认识到，说唱并不意味着“freestyle”“hook”“battle”“diss”之类的专业术语，说唱最大的魅力是说真话。

就像《说唱新世代》导演严敏在节目中所说，“说唱的本质就是发声”，节目里，年轻选手们把满腔的表达欲以说唱形式呈现于人前。这档节目在今年8月开播，豆瓣评分从8.9分开始一路上扬，目前评分为9.3分。11月1日播出的总决赛中，陈近南、Feezy、懒惰、圣代、斯威特、沙一汀、于贞、Subs(张毅成)八强选手共同组成厂牌W8VES(万悟)。半个月后，W8VES在广州举行了首次线下直播活动。羊城晚报记者对其中两位成员——懒惰和于贞进行了专访。

懒惰：现在我的生活变好了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实习生 余融

来自北京的20岁说唱歌手懒惰在《说唱新世代》中夺冠。总决赛上，他表演了原创作品《是我》，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是：“真以为我是来拿冠军的吗？我是来改命的！”

“改命”这个词不算夸张。在参加《说唱新世代》之前，懒惰还跟朋友推着小车在街边卖烤鱿鱼。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草根出身和坎坷经历，反而把它们写进歌里：母亲早逝、拿过低保、家里一度债台高筑……“不甘”成为他创作和表演的原动力，在他的说唱里，苦痛以一种激烈而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，成就了他独特的风格。

羊城晚报与懒惰的这次专访，以他的一句“一切都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”开始。

A “我已经慢慢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了”

《说唱新世代》结束后，懒惰的工作就没有停过：演出、拍杂志、录团综、参加厂牌活动……他算了算，从节目结束到11月中旬，留在北京的日子只有4天，甚至还没来得及从之前500元租住的出租屋中搬走：“从节目录完开始我就一直在上海，回北京也就待那么几天，然后又要走，跑各种地方。等这些事情忙完之后，回去肯定要搬家了。”他坦言经济状况正在好转：“厂牌对我非常友好，但我们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嘛，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，我过得比之前好很多。除了经济状况之外，我也要注重提升自己的音乐，这样才能有更长久的发展。”

但这个冠军头衔对懒惰的意义绝对不止“改善生活”那么简单。在节目里、在作品里，他直言自己是个自卑的人，但他偏偏又是一个“问题选手”：当队长时面临没人选他的尴尬；表演曾被批评太“技术流”“没内容”；最大的争议出现在第三轮，他唱了一首写给妈妈的歌《Mom Pray for Me》，网上却有人指责他“卖惨”。他说：“挺

委屈的，我把最深的伤疤揭给你看，你却觉得我是在卖惨，还有人性吗？”

懒惰八岁的时候，母亲因病去世。这首歌第一段讲的是母亲从生病到离开的过程，第二段则是懒惰想对母亲说的话：“我想告诉她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不用为我而担心。”第一段在参加节目目前已经写好，第二段则是在录制期间写完的。懒惰说：“我之前一直没写，是因为觉得自己过得不好，不应该让妈妈知道；现在我的生活变好了，希望她能感到欣慰。当时怕自己后面会被淘汰，觉得是时候把这首歌唱出来。”

谈及《Mom Pray for Me》引发的争议，懒惰说：“其实很多媒体采访问过我这个问题，那时候我都说觉得挺不高兴的。但现在我已经慢慢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了。”他坦言曾经质疑自己，但现在决定挺起腰杆，把冠军作为自信的底气：“虽然我不是节目里流量最高的、粉丝最多的，但我就是拿了冠军。而且我才20岁。你们20岁的时候做到了什么？”



于贞与懒惰(右)、沙一汀(左)合作表演《世界以痛吻我》

B “爸爸总跟我说‘淘汰了没关系，有老爹在’”

两年前，懒惰曾经发过一条微博：“What is real underground?”（“什么是真正的‘地下’？”）配图是他以前的家，一间在北京城郊的破旧平房。懒惰是苦孩子出身：小时候，家里因为母亲的病而欠了不少债，他曾寄宿在亲戚家，尝尽无数人情冷暖。母亲去世后，有些亲戚跟他们断绝来往。

这些年来，他与父亲相依为命。懒惰说父亲是个幽默的人，但平时总是很少夸他：“他知道我是那种一夸就容易飘的人，当他说‘挺好的’‘不错的’时候，其实就是在夸我了。”懒惰参加《说唱新世代》之后，父亲特地下载了视频app，把节目一期不落地看完了。父亲工作的地方没有wifi，他便用流量看完两三个小时的节目，为此也没少跟懒惰“抱怨”流量费经常超标。懒惰笑言：“应该花了挺多钱的。”

父亲以往一直反对懒惰做音乐，但懒惰说，参加节目后的这段日子，“是我有记忆以来爸爸最开心的时候”。在节目录制的这几个月里，父亲时常在电话中给懒惰打气：“他跟我说‘淘汰了没关系，还有老爹在’，他也没想到我能走到最后。”

每一次看完懒惰在节目里的表演，父亲都会在微信给他发几句简短的点评，唯独《Mom Pray for Me》没有得到父亲的评论。比赛结束后，在北京停留的那短短四天里，他跟父亲吃了一顿饭：“我问他听了这首歌曲吗？他听说了。我又问他为什么没回我，其实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在哭。所以我觉得，他最喜欢的应该是这首歌。”



W8VES 厂牌成员
于贞
于贞与歌迷互动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得到“正统”说唱歌手认可

《说唱新世代》让好几位女性说唱歌手走进大众视野，于贞是其中一个。她是节目中的人气选手：第一期节目里，她表演了《她和她和她》，当晚冲上微博热搜；最后一期节目里，她与沙一汀、懒惰合作《世界以痛吻我》，近一个月过去，这首歌仍位居QQ音乐说唱榜单前十位。

于贞总是说：“不是我选择了说唱，而是说唱选择了我。”她称得上多才多艺：运营过自媒体，上节目之前就发过好几首歌，还曾当过练习生……于贞现在的目标很明确：“我想先把自己rapper(说唱歌手)的属性定下来，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。”

于贞不是那种“正统”的说唱歌手，她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播音主持专业。2017年，还在上学的于贞与几个女生组成唱跳组合。在一次音乐节表演结束后，一个当地说唱厂牌找到于贞，邀请她合作一首歌，负责唱rap。这是于贞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唱rap。在此之前，她对说唱的接触就是“把阿姆(Eminem, 美国说唱歌手)的歌词抄下来，自己在那唱”。

哪怕是在《说唱新世代》的舞台上，于贞的表演和创作也不局限于说唱。她在节目中展现的作品大多有着出色的旋律线，更接近主流流行音乐，而她唱歌的嗓音也得到不少观众的

称赞。于贞自评“喜欢尝试新东西，比较随性”。在她看来，自己在节目中的身份更接近一个创作者：“我唱我自己写的歌，不过这首歌是说唱风格而已。”大部分“正统”的说唱歌手都是男性，但于贞不认为风格与性别相关：“我觉得这跟创作者听的东西有关。平常爱听旋律，创作的时候就会写出偏向旋律的东西；喜欢听技巧性的、偏flow的，你也会写成那样。”

在《说唱新世代》里，于贞与那些“正统”说唱歌手有了长时间相处、甚至合作的机会。于贞笑言：“他们把我当成自己人了，觉得‘嗯，是个东西’。”

没有刻意选择女性视角

于贞的作品大多拥有敏锐而独特的视角，不仅征服了观众，也征服了同场选手。总决赛中，她与懒惰、沙一汀合作了歌曲《世界以痛吻我》。她从人们耳熟能详的泰戈尔诗句“世界以痛吻我，我要报之以歌”中挖掘出非常新颖的观点。很多人都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遭遇多少痛苦都要积极面对生活，但于贞的理解是：“你伤害了我，还要我为你写歌？那我就写一首diss你的歌！”于贞写了三个版本的hook让懒惰与沙一汀挑选，最后三人共同创作，完成了这首充满斗志的战歌：“世界用痛苦亲吻我，却要我为他写首歌。”“我用生命为他写歌，写一首战歌。”“你听就听，不听就算了！”

于贞觉得说唱“有力量、很帅”。除了《世界以痛吻我》之外，她在第一期表演的《她和她和她》同样能让听众感受到力量。她在这首歌里虚构了三个女性的故事，她们的职业分别是医生、翻译和律师，歌词白描出她们在职场上可能遭遇的情景。于贞给这首歌写了一段特别温柔的hook：“她和她们的想法，梦想啊，自由啊，不可爱吗？”

于贞说自己没有刻意选择女性视角：“我不用选择，因为我是女生，我就是这么看事情的。”她的偶像是蔡依林和Lady Gaga：“她们不光是歌手，而且是艺术家。我觉得她们很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贯彻到自己的演艺生涯中。”她们会是于贞的目标吗？她说：“我努力。”



张艺谋

电影《一秒钟》上映 张艺谋：总有一部电影你会铭记一辈子

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

“我们要保持对电影的那一份情怀和感情。还是那句老话，总有一部电影你会铭记一辈子。”由张艺谋执导并参与编剧的电影《一秒钟》于11月27日正式上映，这封张艺谋写给电影的“情书”，也是他献给所有爱电影的人的礼物。

现场，张译还回忆起一段儿时观看张艺谋电影的事：“第一次对电影产生好奇，是我10岁那年。我看了一部电影，银幕上的人好大，我想知道银幕后面是什么样，就像《一秒钟》里好多小朋友都爬上舞台一样，我当时也是这样干的。我发现了一块白布可以隔开这个世界。那是1988年的那部电影叫《红高粱》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电影资料馆是此次首映礼举办地。资料馆收藏有许多对中国电影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影片。此次首映礼上，张艺谋将《一秒钟》的拷贝带赠予资料馆，他坦言，希望能有更多热爱电影的人走进电影世界，感受不止“一秒钟”的感动与欢愉。



福利 娱塘请你看感人电影《天堂的张望》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实习生 余融

11月30日，由羊城晚报与新浪新闻合作的“媒体公益影团”将带来电影《天堂的张望》。该片于11月20日在内地上映，是中国内地首部讲述白血病儿童救助的电影，讲述了品学兼优的7岁女孩张望和父亲张国华相依为命、对抗命运的感人故事。

娱塘准备了30张天娱广场天河电影城的电影票，邀请15位幸运读者到场观影，每人得票两张，快来报名吧！

《天堂的张望》由杜斌自编自导，杜奕衡、朱梓明主演。电影里，小女孩张望与父亲相依为命。父女俩原本拥有清贫而简单的生活，但张望被确诊急性白血病，高昂的治疗费用击垮了整个家庭，父亲筹钱无果，整日以泪洗面；懂事的张望毅然决定放弃治疗。记者

